

马晓霖战地三部曲

马晓霖
—
著

生死劫 两河

LIANG
HE
SHENG
SI
JIE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马晓霖战地三部曲

两河 生死劫

马晓霖
—
著

LIANG
HE
SHENG
SI
JIE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北京·2019

本作品一切权利归**金城出版社**所有，未经授权，严禁以任何方式使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两河生死劫 / 马晓霖著. — 北京：金城出版社有限公司，
2019. 10
ISBN 978-7-5155-1872-5

I . ①两… II . ①马… III .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 ①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116232 号

两河生死劫

作 者 马晓霖
责任编辑 李 涛
文字编辑 岳 伟
责任印制 李仕杰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2
字 数 350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10 月第 1 次
印 刷 天津旭丰源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1872-5
定 价 69.00 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东二路 3 号（100102）
发行部 （010）84254364
编辑部 （010）84250838
投稿邮箱 balimist0213@163.com
总编室 （010）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 18911105819

从巴勒斯坦到两河流域

著名已故美国历史学家和中东问题专家伯纳德·刘易斯说过，“参与了当时重大事件的历史学家是更好的历史学家”，因为他们会对人的行为和动机有更深刻的理解。我不是历史学家，只是个资深中东问题报道者和研究者，尽管敬仰刘易斯，但也没有机缘面聆指教，只是2013年7月3日傍晚在耶路撒冷与他通过一次跨洋电话表达敬意，当时，他已97岁。但是，我深切认同刘易斯的上述判断，即参与重大事件进程的历史学家更有发言权，而且记者即史家的判断也是公认的。

1999年3月至2002年2月，我作为新华社特派记者开辟巴勒斯坦被占领土报道点加沙分社，并在那里持续工作长达三年时间，应该说至今保留着非阿拉伯记者常驻加沙地带时间最长的记录。在此期间，我有幸或曰不幸地见证、记录和评论了巴勒斯坦与以色列从过渡阶段自治蜜月到最终地位谈判破裂，乃至后续的“阿克萨大起义”流血冲突，成为来自被占领土唯一的中国媒体报道信息源。那三年，是我“一战成名”的时段，我后来所有作为职业记者的荣誉都来自那个时期的出色表现；那三年，也是我三观重塑的时段，我与巴勒斯坦人一起笑，一起哭，同生死，共患难，对那片苦难的土地产生了复杂的感情，至今难以割舍；那三年，也改变了我人生后来的轨迹，让我学会了豁达并倍加珍惜自由，把每一天当第一天去活——不畏艰难，满怀希望，也把每一天当最后一天活——善待自己，珍惜亲友。

2003年，也即我结束加沙战地报道一年后，我又亲历了改变中东历史进程的第二场大事件——伊拉克危机和战争，我不仅作为新华社“伊拉

克危机报道（战争）领导小组”唯一的青年专家参与形势研判，并且负责策划、组织和协调一线的报道，甚至“伊拉克战争”这个中文名称都是源自我的定义并被中文媒体迅速而广泛地接受，沿用至今。在美军占领巴格达后，我又主动请战，与其他三位同仁前往巴格达，并在那里采访和生活了两个月，经历了很多惊心动魄的事件，也采集了大量新闻文字和图片信息，而我在巴勒斯坦的战地经验体现了独特的价值和作用。

从巴勒斯坦到巴格达，身处战乱之地，一切都是非常态。我一半是打发闲暇时间或转移艰苦、危险环境压力；一半是有意识地记录每天发生的新闻事件及其背后的各种繁琐小事，从而得以在我结束两段驻外经历后，前后形成了我的“战地三部曲”纪实作品——《巴以生死日记》《穿越生死线》《两河生死劫》纪实作品，并分别由新华出版社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至今，这三部著作从第一部出版算起已长达18年，我已由当时的新华社资深记者、央视电视评论员转身为国际关系特别是中东问题学者、大学教授，但是，无论是巴勒斯坦还是伊拉克，我当时亲历的悲剧似乎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不仅依旧是战乱、动荡之地，甚至还经历了更为惨烈的冲突和战争。在此期间，我也未曾中断过对中东局势特别是巴勒斯坦和伊拉克局势的跟踪与述评，而且日益感到无奈与悲哀：我当年采访过的很多人已不在人间，当年我同情过的孩童如果幸存则已成年或为人父母，而他们的苦难土地依然没有摆脱历史悲剧。

由此，我决心再版我的“战地三部曲”，为了更好地统一名称，此次将《巴以生死日记》更名为《巴以生死场》，另外两部书名保持不变。尽管读者会发现，这三部曲的前两部体例为日记体，而第三部则有不同，但是，三部曲均为关于生与死的现场记录与思考。这三部曲带有明确的中国视角、个人情怀以及时代价值观、世界观和是非观，尽管在今天看来也许不能被所有读者苟同，但是，它是历史的产物，必然带有历史的思想与观念烙印。也许这恰恰是它的可贵之处，因为它不仅凝固了那个时段的巴勒斯坦和伊拉克的历史，而且封存了那个时段的个人价值判断，从某种角度说，它又代表了中国媒体和学界的主流判断。

关于再版我的“战地三部曲”，其实，我不想说太多的话，因为无论巴勒斯坦和伊拉克，都在重复一二十年前的旧脚本，无非是故事的主人公出现了变化，或者外界的看法有所差异。但是，我要强调的是，随着时

间变迁和流失，这三部曲的意义和价值日益显得珍贵而独特，至少在我本人和出版者看来，它们有其他作品无可替代的亲历性、独家性和实录性价值。从哲学角度看，这三部曲也是内容完全不能重复或类同的历史片段白描与评价的一手文本。我强调再版的意图，倒不是自恋自吹，而是这些年的大量阅读和历史回顾告诉我，当代乃至未来相关读者依然需要这样的阶段史记录流传，因为它具有两方面的意义和价值。

首先，这是一部值得所有新闻工作者认真阅读与参考的新闻专业教科书，因为这三部著作不同于一般学院派枯燥和教条的说教，而是通过我大量亲身实践甚至创建的独特新闻教材，展示了特定时期中国媒体人的媒体价值观、伦理观，中国权威媒体机构的报道政策和操作规程，更有战地记者的种种生死体验、生存技巧、报道策略和个人精神状态阐述，以及作为国际通讯社与其他各大媒体同行的同台竞技和业态差异。我很自豪地发现，部分北京或外地青年男女学子，因为一直喜欢和跟踪我的战地报道，羡慕我的战地经历而选择了新闻职业，并已陆续成长为新一代的杰出中国战地记者。由于中国缺乏系统的战地报道课堂教育及技能培训，这套书完全可以成为危险环境记者必读书，因为里面涉及的大量场景和状况，都是我亲身经历并自我摸索和总结出来的，并因为时间跨度大、案例极其丰富、样态十分多元而具有独特的实用指南意义。

其次，这是三部不同于学院派学术著作的田野调查式专业作品，因为全部内容首先出自一个专家型记者的手笔，不仅有大量独家事实、过程客观记录与叙述，更有很多独到的而书斋型学者完全无法做到的即时分析、评论、判断和预测，而且很多结论往往都经得起时间检验。当然，最可贵且让我最为自豪的是，作为学术著作，这三部书的报道和分析，不是自己亲自采集的现场图文，就是援引当时当地媒体的即时信息，而且成为非现场深度学术资料记录和研究分析的一手权威资讯，因而具有任何就材料而材料、从书本到书本的学术研究所无法比拟和取代的价值。尽管我不能说，这三部曲的价值堪比希罗多德的《历史》、司马迁的《史记》、伊本·赫勒敦的《历史绪论》、《伊本·白图泰游记》和《马可波罗游记》那样独一无二和珍贵，但是，至少它记录的大量新闻细节和人文背景是唯一和不可复制的，而且这些新闻事件或曰历史片段，又是可以通过其他国际权威媒体多少得到旁证的，因而它们都是真实可信的，具有史料价值，而且

它们多了很多国际媒体报道所不具备的视角、细节、心理活动和价值、趋势判断。

这三部书采用大量由我拍摄的照片，其中的多数景物已毁于战火，部分人物已不知所终，甚至有的已确认死亡。“一图胜千言”，这些画面非常具象、真实地定格了当时的历史场景和大小人物，既有佐证文字记录的价值，又有文字无法替代的意义。基于上述共识，出版社尽量采用更多的照片来辅助文字，还原或活化历史。

当然，本次再版与初版有所不同的是，为了强化这三部书的系统性、学理性和完整性，每部著作最后都收录了当时或随后由我撰写并发表的长篇深度内部参考或学术文章，供读者从更深层次、更大视域来观察我在图文中体现的中东局部冲突和战争，无论交战双方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还是美国和伊拉克。唯一遗憾的是，关于巴勒斯坦冲突的系列文章，因为当时仅供新华社内部《参考资料》连载，尽管写得非常扎实，但是没有按照学术文章的规范和要求进行注释，敬请今天的读者体察，勿以今天的标准苛求近20年前的文章，也勿以纯学术的标准苛求当时供资政参考的长文。

马晓霖

2019年4月21日于京沪高铁

“新闻动物”马晓霖

水均益（电视主持人）

晓霖兄出书了。在我看来，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我认识晓霖兄十几年，从新华社到中央电视台，从巴勒斯坦到巴格达。在我印象里，他一直是一个勤勤恳恳、多才多艺的“新闻动物”。

2000年10月，我率摄制组赴巴以地区采访新一轮巴以冲突。期间，我们得到机会到位于加沙的巴勒斯坦总统府专访阿拉法特总统。

由于当时的局势很乱，从以色列到加沙地区不仅要通过检查严格的关口，而且一路上很不安全，没有熟悉情况的人接应是很难想象的。而当时在加沙的中国人除了外交官，就是新华社派往那里的一位“孤将”——马晓霖。于是，我的这位前同事便成了我们的接应。

记得当时见到晓霖兄时，他给我的感觉就是我上面形容的“新闻动物”——风风火火，身穿一件印有“新华社”和“中国”字样的摄影背心，开着一辆越野车。最令他自豪的就是车上留下的几处巴以冲突的弹痕（那可见证了晓霖兄的生死啊）。那次的采访任务完成得很顺利。采访的前夜，我们还在晓霖兄的驻地兼办公地“暴撮”了一顿加沙式的海鲜大餐。离开加沙的当天中午，马晓霖开车冒着以军的枪弹和巴勒斯坦示威者的石头和燃烧瓶，送我们闯过通往埃雷兹检查站的危险地带，然后又穿过硝烟返回了独自坚守三年的加沙城。

后来，晓霖兄回国并担任了新华社主办的《环球》杂志的总编辑。2003年，我在央视新闻频道开办了一档国际时事谈话节目《国际观察》，晓霖兄也成了我们栏目经常邀请的专家。这中间，我也通过各种途径拜读过一些他的文章和两部有关中东巴以关系的大作——《巴以生死日记》和

《穿越生死线》。我不得不承认，我不如他。记得我曾经问晓霖兄，又当主编，又是各种社会活动（包括到我们的栏目当嘉宾），何来时间和精力如此高产，又是专著，又是专栏，又是各种动态分析文章。他谦逊地微笑，没有告诉我什么。

这不，他又写了一本。而且更有甚者，写的是伊拉克战争，那一段让我伤心让我难忘，让我几次企图掀起而又一次次疲惫不堪地将之掩卷起来的历史。两年来，那段历史一直让我耿耿于怀，偶或愤愤不平。直到前不久看到晓霖兄传给我的书稿。原来这“新闻动物”当时也和我一样：兴奋、激动、疑惑、不满、委屈、难过、无怨、无悔……

晓霖兄在E-mail中特别让我写点东西，说“为了让书更有影响，不得不‘拉大旗做虎皮’，请老兄、老战友在百忙中照顾一下”。其实，马晓霖的东西不用我这张“虎皮”，也照样会大旗飘飘。因为，这里面多的是真东西，少的是虚的、空的、假的和自以为是的；也因为这位“新闻动物”是我敬佩的哥们儿。

执着报道，真诚写作

宋晓军（军事专家）

见到马晓霖本人，是在他担任《环球》杂志总编辑不久后的一次约稿饭局上。而认识马晓霖这张面孔，却是早一些时候在电视上。

2003年3月，美国对伊拉克发动战争后，我被请到中央电视台做有关伊拉克战争的节目。正当节目做得越来越火的时候，北京突然爆发“非典”疫情，于是，中央电视台的“伊拉克战争热”就转向了“非典热”。出于一种职业关注的惯性，我依然每天注意着电视上有关伊拉克战争的报道，于是，就在电视上认识了马晓霖。

在电视上的马晓霖确实让人羡慕，至少是让我这样在国内依靠互联网资源来评述伊拉克战争的人羡慕。马晓霖在他的书稿中也写到，为了能获得这种让人羡慕的机会，他确实动了不少心思。后来因为我给《环球》杂志写稿子，所以在与马晓霖面对面的交流过程中，我真正理解了这种让人羡慕的机会，只有给予马晓霖是最合适的。

首先，马晓霖长期在中东从事新闻报道，同时他在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专业五年寒窗也是很多记者无法企及的。当然，最重要的、也是很多外国记者特别是西方记者无法比拟的是马晓霖对伊斯兰教的了解。事实上，在报道中东新闻上，我觉得无论西方记者还是国内的记者，最大的障碍就是对宗教不了解，而马晓霖来自宁夏，本人就是回族，这可以说是他得天独厚之处。在这一点上，我将美国《纽约时报》中东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雷德里曼的中东报道与马晓霖中东报道做对比，感受最深。

在拿到马晓霖的这部书稿和答应为他写书评时，马晓霖已经决定立刻在新华社开辟他的“网络媒体战场”了，但是，我在他的书中仍然能看到

他当年在加沙每天啃两三张阿拉伯面饼、写着大量一手报道的那种执着和真诚。从爆炸声不绝于耳的加沙到战火纷飞的伊拉克，马晓霖完成了他作为一名派往中东的记者最难得的心路历程。在马晓霖这部书中，除了有很多被战争摧残的伊拉克的一手现场见闻外，还有许多他个人心理活动的记录，甚至还有一些笔墨是写家人、同事和朋友的。在他的这些文字中，有两点是在当今这个“图书泛滥”时代最难见到同时也是最为可贵的，那就是真实和朴素。

一个人和一场战争

陈 彤（畅销书作家）

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所谓君子之交，我在这里“厚颜无耻”地说一句，也许我和马晓霖就应该算是吧。

我到现在为止，并没有见过马晓霖本人，但是我对他一直心存敬意。主要原因有两条：第一条，当初美伊战争一触即发，我在报社负责相关报道，每天要阅读大量相关信息——那段时间，几乎每个人，从专家到学者甚至业余军事爱好者，都在预测战争可能爆发的时间。3月3日，马晓霖被新浪网邀请与网民现场问答，其中一位网友要求马晓霖将战争可能爆发的时间精确在五天之内，于是马晓霖做出——战争将在3月15日前后五天爆发，而后五天的可能性更大的判断。事实证明，他是当时我所知道的对伊拉克战争爆发时间预测最为准确的一位。

我对马晓霖的另一敬意与新华社“十秒领先世界”有关。只有对新闻有职业冲动的人，才会懂得这“十秒”的意义。“巴格达响起空袭警报”成为新华社发出的第一条关于伊拉克战争的消息，这也是全世界媒体中第一条报道伊拉克战争打响的消息，速度超过了法新社、路透社、美联社和美国有线新闻网（CNN）等世界顶尖媒体。新华社由此实现了具有实际意义的历史性突破，因为这是新华社历史上第一次在世界性的战争报道大战中拔得头筹。

在《两河生死劫》中，马晓霖生动地写到这“十秒”：“恍惚间，贾迈勒又迷糊上了。突然，一声凄厉的空袭警报破空而起，也将贾迈勒从睡梦的边缘拉了出来，他意识到考验他的那一刻终于来了。他顾不上穿衣服，立即从床上跳了起来，飞快地跑到卧室隔壁的办公室，拿起海事卫星电话，用几乎颤抖的声音向开罗的新华社中东总分社阿（拉伯）文编

编辑部报告：‘巴格达响起空袭警报。’正在值班的阿文编辑部主任刘顺接到电话后，立刻转告旁边的英文值班编辑。于是，一句话的英文快讯‘巴格达响起空袭警报’便从新华社的发稿系统通过卫星线路传向全世界的新闻用户。这一刻，是伊拉克时间凌晨5点36分55秒，北京时间上午10点36分55秒。紧接着，贾迈勒又听到了猛烈的防空炮火声，伴随着的是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还没有放下电话的贾迈勒又冲开罗喊了一声：‘巴格达响起爆炸声，美国对伊拉克开战。’”

贾迈勒是新华社在当地的报道员，在《两河生死劫》中，马晓霖花了大量篇幅描写贾迈勒和他的家人，相比死亡、轰炸、抢劫、强暴来说，关于贾迈勒的那段文字大概是全书中最轻松的段落了。

顺便说一句，就我个人而言，我喜欢《两河生死劫》，并不是因为这本书中有战争，而是因为这本书中有感情，那是一种不动声色但感人至深的感情，在现代社会，这样的感情已经很少了。当马晓霖奔赴战火中的伊拉克时，他的妻子——北京地坛医院的一名医师正面临另一场考验——在马晓霖离开北京的次日主动请战进入“非典”病区，而且不到24小时，她就接到了开拔通知。“由于近距离接触‘非典’病人，所有医护人员都必须实行自我隔离，不能回家，只能通过电话进行联系，过一种咫尺天涯的痛苦生活。”当马晓霖远在战乱中的异乡，从电话中听到女儿亮亮的哭声，他说：“我的心都要碎了……”他只写了这么一句，克制但充满感情。

我喜欢马晓霖的文字风格以及叙述方式——那是一种只有做过记者，并且对这一职业具有真切荣誉感的人，才会追求的风格——平实、冷静、客观，但有立场、有原则、有激情、富于感染力。多说一句闲话，不是没有看过一些记者出身的人写的书，我佩服那些记者的出生入死，但是对他们的文字从来不敢恭维——因为他们太喜欢炫耀了，太喜欢炫耀自己的冒险和勇敢，而马晓霖的《两河生死劫》不是这样。他穿越死亡公路，他走访武器黑市，他在毫无人身保障的伊拉克采访，他平静地记述他所看到的一切——当他说他的心碎了时，你一定可以在那一刻听到心碎的声音。

“人们常说，记者唯恐天下不乱。但是，亲身经历过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大规模流血冲突的我宁肯自己失业，也不愿意再看到新的战争与死亡。”这段话，写在《两河生死劫》的最前面，但是我越读到后面，才越深地体会到马晓霖的“宁肯”。

两河之伤

2003年3月20日，美国发动旨在推翻萨达姆政权的伊拉克战争，迈出改造中东、整合中东、进一步推行全球霸权战略的重要一步。这是一次赤裸裸的单边主义行动和强权逻辑实践。美国“冒天下之大不韪”，不顾世界多数国家和国际舆论的反对，公然绕开联合国，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先发制人”打击，在短暂的时间内以非常微小的代价占领了一个阿拉伯国家，并把曾经在中东叱咤风云的铁腕领导人萨达姆打入囚牢、送上法庭，在现代国际关系史上开启一个危险先例。

伊拉克战争是荒唐和非法的，因为它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加剧了中东的动荡和混乱，诱发了更大规模的恐怖主义袭击，使美国在世界舆论中的形象更加糟糕，在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中的面目更加可憎，激化了东西方文明的摩擦和冲突，引起人们的普遍反感和忧虑。

伊拉克战争的进程是超乎一般人预料的：美国通过有限的空战、短暂的陆战和大规模的心理战就击溃了曾经东征伊朗、南取科威特的百万伊拉克军队；战场上没有出现像样的正规军事对抗和最后决战，也没有发生全国规模的游击战和城市巷战；萨达姆政权及其战争机器转瞬之间彻底崩溃，44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在一个月内彻底沦丧。

伊拉克战争的逻辑说明，萨达姆政权20多年的地区称霸战略使自己陷入内外交困、孤家寡人的境地。萨达姆政权入侵并占领科威特导致其与半数以上的阿拉伯国家反目，同时因为其对世界石油供应线形成威胁而引起西方国家的普遍恐惧和反感。这些国家反对战争，但是并不意味着他们反对变更伊拉克政权、结束萨达姆统治。因此，战争爆发前，人们看到阿拉



在巴格达街头警戒的美军士兵。

伯国家普遍保持低调，没有一个国家公开和萨达姆政权站在一起。相反，部分国家还为美国的军事行动提供了直接和间接援助，另一部分国家的反战活动也仅仅停留在口头表态上。战争爆发后，没有一个国家对萨达姆政权提供实质性的援助；萨达姆倒台后，许多国家反而又以参与维持治安和提供经济援助、减免债务等方式迅速认可了伊拉克新政府。

伊拉克战争形势迅速逆转，萨达姆政权转眼垮台，说到底还是失去了国内百姓的支持和拥护。萨达姆执政25年来，发动两场战争，招来10多年的国际封锁和经济制裁，使2000多万伊拉克人民饱受刀兵之祸，苦不堪言。他们渴望改变现状，安居乐业，顺应世界和平与发展大潮。萨达姆政权的铁血手段和家族统治，使其日益背离广大伊拉克人民最根本的利益，成为无源腐水、无本朽木，失去政权赖以长久生存的号召力、凝聚力。占人口20%的北方库尔德人长期受到萨达姆政权的压制甚至残酷镇压，在这次战争中成为美国军事行动借助的重要力量，控制了萨达姆可用于发动游击战争的国土近三分之一的山地。占人口60%的什叶派穆斯林多年来一直受到逊尼派穆斯林的统治，地位低下，忍气吞声。萨达姆执政期间更对什叶派实行高压政策，仅遭处决的什叶派领导人就有数十人。战争爆发后，

什叶派穆斯林响应宗教领袖西斯塔尼的号召，放弃抵抗，坐山观虎斗，听任美军长驱直入伊拉克中南部腹地，直至进占巴格达。与其说是美国军队击溃了萨达姆政权，倒不如说是库尔德人和什叶派穆斯林借外来之力实现了国家政权更替，以期实现历史性的“翻身解放”，争取自己的宗派利益。即使是与萨达姆同出一宗的占人口20%的逊尼派，也不是铁板一块。共和国卫队本来是萨达姆政权用来与美国一战的王牌之师，但在巴格达之战前夕，其两名统帅被美国高价收买，十多万“御林军”不战而散。费卢杰作为“逊尼派三角”的重要一翼，本可以成为巴格达西部屏障，这里的宗教领袖却因为部落利益与美军达成“不战协议”，采取战时中立立场，任由美军从西部顺利挺进巴格达。这一切再次印证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得民心者得天下”“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等治国教训。如果再对照什叶派穆斯林在两伊战争期间响应政府号召投入与伊朗（同属什叶派）的对决，更能说明人心向背在伊拉克战争中的作用。

毫无疑问，伊拉克战争是美国和伊拉克的战争，我作为来自第三方国家的新闻记者从头至尾在关注这场战争，评论、分析和报道这场战争。这场战争不但在一段时间内成为我工作和生活的主要甚至全部内容，而且也对我的家庭和亲人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伊拉克战争还在酝酿阶段，作为新华社国际新闻深度和言论性报道的基层组织者、策划者，作为长期跟踪和研究中东问题的报道者和研究者，我一直密切关注着有关事态的发展，以及战争与和平风向标的变化和指向，或撰写言论和分析文章，或接受各种媒体采访，解释、宣传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剖析时局的来龙去脉，积极为和平鼓与呼，揭露和警示战争的巨大危害。但是，战争终究不以和平爱好者的意志为转移，它还是爆发了。

战争爆发前夕和初期，我有幸参与了新华社伊拉克危机和战争报道领导小组的工作，不但为如何做好这场报道献计献策，而且近距离见证了新华社如何与世界强劲对手角逐新闻大战的高层决策和组织内幕，同时撰写了相当数量的分析、评论类稿件，对美国发动这场战争的性质、交战各方的责任以及战争的进程演变进行了及时、冷静的评论和判断，而且组织新华社相关驻外分社根据战局的变化进行深度报道。

美军占领巴格达后，我主动请战前往伊拉克进行了40多天的战地采

访，与其他三位同事生死与共，同舟共济，采写了大量题材体裁各异、现场感很强的新闻稿件，拍摄了上千张现场照片，多角度、多层次地向国内和世界受众描述和展示了剧烈变动中的伊拉克现状，同时，也使自己对伊拉克实际情况、民众生活和心理、伊拉克人的民族性格以及美军活动有了更为原生态的掌握和认识，对伊拉克变局的深层因素、战争进程和以后的局势变化产生了更为深刻和贴切的认识。

2003年5月2日，美国总统布什宣布美军在伊拉克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但是他并没有，至今也没有宣布伊拉克战争正式结束。相反，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美国不断增加在伊拉克的作战兵力，总人数超过了15万人，比进攻伊拉克时还要多。同时，由于以费卢杰地区为中心的反美袭击持续不断，造成美军在攻占巴格达后的阵亡人数超过了1000人，损失之大不但超过了进占伊拉克的“自由伊拉克行动”，也超过了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和此前的科索沃战争。为了剿灭费卢杰一带的反美武装，美军于2004年先后发动了两次重大攻势。在10月份的战役中，美军调动了3万多



美国大兵与伊拉克的孩子相处融洽。